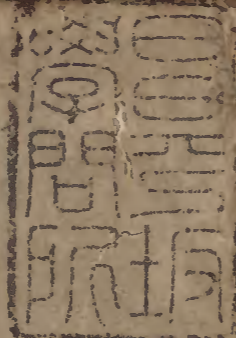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六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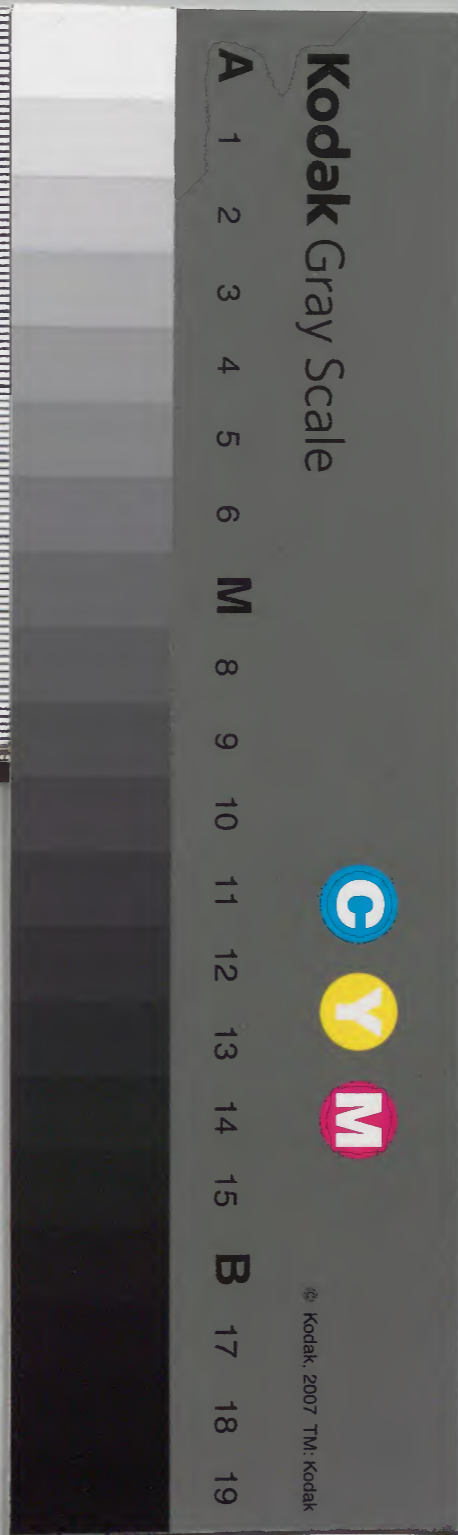
性理三
學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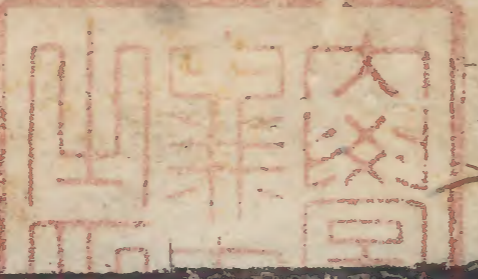
仁義禮智等名義
小學為學

知行讀書

內閣文庫	五二九七	漢書
架	冊	號
四	〇	類
一	三	
二	五	
九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2)
函號	298	249	





性理三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下節以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可舉

道訓路大既託入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理然

使子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闕祖

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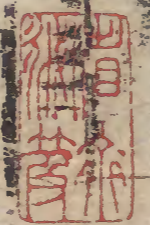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

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重疊回許多理

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瑗

問高理聚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

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節



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節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

包之則一八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節

細時當時用文

皆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其爲仁義

者誠則都在誠上言者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者忠信則都

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

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

處只挨着理了行節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篾相似指其上竹篾曰一

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

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節

李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

有李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曰然且執其說入傑

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節

理無事則無所依附節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子枝

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

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遠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

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

不可喚做道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成德

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身信一心之

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爲德發見於行事爲德行節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子而得之得有家本分底物事節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東西時行百物生信是道之
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揔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
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揔字未當揔便成兼用說
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
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
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
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
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謹依那下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
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
是體動作處使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
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
陽是用陰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如耳聰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

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沙事物便
喚做用節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
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
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
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揚至之問體曰公當底是

體節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言如此扇子有骨有
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以上有分
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
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
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

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片板只是一箇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箇道理有聽有堂如草木只是一箇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是一箇道理有張三有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大節

誠者實有此理論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作却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弃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砥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

却好某以為道字未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植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誠敬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端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韓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

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堯孫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

尚是着力端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

道這是聖人之信若眾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堯孫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
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
信信不足以盡誠猶誠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可學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
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
得通言之誠則本以推及物矣忠則名在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理會這一
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
言則有仁義禮知之實以其用言則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
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為一體事不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
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
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氣而言去偽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性所
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為空也燁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誠五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
義金禮火智水信土祖道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
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其
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
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人傑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
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

之根固有生氣然實徹首尾豈可謂終與枝葉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身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闕和

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止分到五行住若更細分則如易據分節○以下仁義禮智

嘗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又橫畫一畫曰兩箇分為四箇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為四箇處曰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則隱蓋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個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言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溯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子○節同佐同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以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禮智是陽底二截禮智是陰底一截端○方子○禮智是堅硬底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知屬

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又是陰只將仁義說則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
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象斷
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
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
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
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個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委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
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
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
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
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思細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
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個

仁禮屬陽屬健義知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
意思自是為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
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以仁義禮三者有
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
收斂得快個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藏不測
是智節

仁義禮智便是无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
秋冬亦無可收藏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
次第生時有次第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人傑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

之可學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渾

鄭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長時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渾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此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可學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方子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氣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食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側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側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時舉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財在第三仁禮是陽故曰身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瓊孫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各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層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

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疊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大雅。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燮其下乃云好問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曰理因是一貫，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大雅。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

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人之所以羞惡者是觸着這宜。如兩箇物事，樣觸着宜便羞惡。只是一事。鄒和嶽語。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為元。又曰

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
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猶婚也會猶齊也言萬物
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
積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為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
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
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節會也利物足以和
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
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為骨子則堅定不可移
易每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
禮知今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又曰看公時一般氣象如
何私時一般氣象如何德明

董淵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為私意所沮故生意不得
流行克去已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

一作他
底

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
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
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
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
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
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
初處否曰恁地靠着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
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
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
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在
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
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
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問仁即性
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

便

右手義在左脚智是右脚董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
支可平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
須先手而後是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脚問此恐如五
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
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
問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莊
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
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
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熟
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
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
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
到夜半全然收斂無此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者甚分明趙
全自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

一作
體看

這處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
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
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
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初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
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
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
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
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
仁處都只是這意思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
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
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
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
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
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俗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始生榮意想到夏便是結果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石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之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如知福州是這

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曰是南軒曰統與上條同聞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羊中扇云只如搖扇執時人自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

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有仁
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柴相似
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
智相對以一處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
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
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
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
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就便成義禮智便
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
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各之曰仁見得都
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
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
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明作
自行萬善固是都全皇有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極

於五常五常又摠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
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拗壽同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盖
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
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方子公看大學亦要識此
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按壽同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

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

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仁是甚物事曰
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妄說聽突了亦不得弄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
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
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

心此心不存合視聽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言人在

為

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鷓鴣
 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且意
 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
 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
 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
 之本意則非也春木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明作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足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為
 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于仁事今日只以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
 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
 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仁於心者行之便後
 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
 須是此心常存方能來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明之
 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

合

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乎

夫仁亦在天熱之而已矣文翁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思思量體認將愛
 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温和柔
 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若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
 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諸乎若春陽之温汎乎若醴酒之
 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
 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
 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
 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有
 此出。天之春夏秋冬自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
 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
 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果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
 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其物事此便是不仁。

一作字

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為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字隱是痛羞是羞已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官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先生令思仁序至第三夜方說前二條以後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仁者是兼體用而言節

孔子說仁多說體字說仁多說用如克已復禮惻隱之心之類類節同

直卿云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先生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此等處須人自看如何一一說得日日將來看久後須會見得位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已復禮是也雉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論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方

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飽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方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皆夫

公在則恕在後中間是仁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一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端蒙

公是仁之方法公身是仁之材料錯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李旉語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
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
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
失便是中道夫

無私以問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此子礙便成兩截須是
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謂即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去
余正叔嘗於先生前論仁曰仁是體道之全曰只是一箇渾然

天理之全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盡了私欲然後子細體
驗本心之德是其氣象無從講其文義而已也壯祖

周明作謂私欲公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
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做之固是不見

去 敬

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
非水之木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使謂無沙無
石爲水也雉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
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

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之體雖畢竟仁是其模樣然曉得仁
名義須弄義禮智三學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克己

已復禮做工夫去餘人識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
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閑祖

或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高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此愛物便是推廣到親愛處

民

仁固有知覺，要知覺做仁却不得。問：祖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者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也

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道夫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難名

惟公近之，不可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先生

曰：覺矣，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

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

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

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

之又，恐人滯着，隨即曰：不可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

然，仁之得名，却不然。程子曰：然仁之得名，却不然。程子曰：然仁之得名，却不然。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

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

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能與物

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言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

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

得仁之量。龜鑿辨語是說，明

問：程門必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

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

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

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

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流焉，遂躐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

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

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

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此小松在仁邊，仁是和底

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寓

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空有冷冷
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於仁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
於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
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
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熾。天理著見一段
意思可愛發出即皆是。切脉同體。擬該不能。孟子
便說箇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取。孔子教人
仁。只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只是天理當其私欲
解剥。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
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於名
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方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曰休辭。孟子
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門說得

擡虛打險。睜眉弩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

蓋自知覺之說起之。麒麟不食生肉。不食生草。獅

若說得本源。則不犯仁字。禪家曹洞有五位法。固可笑。以黑為
正位。白為偏位。若說時。只是形容箇黑白道理。更不得犯黑
白二字。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從周

義便作宜字看。洽

不可執定。隨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節。

義是箇般般說話。如利刀着物。季札

義如利刀相似。人傑云。以一部割斷了許多牽絆。想道。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

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

徹上徹下。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
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棄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

分精熟用使見也

克已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節

仁對義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又有義之體用也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

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

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楊子云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

之看他用處如何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

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

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廣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

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

怒則斂方子

仁義如陰陽皆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

方生底義義便是取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

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

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

箇道天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斷意是扣定處便發出許多仁

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扣定處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收

仁便是流行愛海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耻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决烈果斷者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嘘則為温吸則為寒耳

禮者節文也禮數節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用着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一屬理一屬情曰固是道一德皆有體有用寓

礼者仁之發知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壽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实敬

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論恭敬忠信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焯

初孝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有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端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尉曰恭即是敬之發

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文蔚

吉甫問恭敬曰恭字軟敬字硬直卿云恭似低頭敬似擡至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

頭

於外

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個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此欠闕無此間斷撲實頭做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祖道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四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驛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且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冰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子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今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節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疎

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其忘地寓

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節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

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錄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

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

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在教誡實立其

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

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

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平自家身已甚事皆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而

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

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

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

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泊董百方指著思慮友

以害心賀孫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

以盡其事古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

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

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

學只就上面點化出此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

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講辨大學

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提而今當地面立定

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講辨如二十歲覺

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

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刻住硬寨做

去溟寓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已已是
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
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
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辨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
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
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
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實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
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禮施清規樣做
亦自好大雅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
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
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
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淳義

苑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理斷

先生初令義剛訓三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小人
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
身政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
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
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
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人
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義剛

粗

余正叔嘗言今人家不善教子弟先生曰風俗弄得到這裏可
哀齋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
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其外家
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
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義剛

方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目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義圃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直箇躬行佩服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淳

和之問小學所疑曰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善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也時舉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此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

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問鄭人駱晉以

女樂乃有歌鍾二肆何故曰所謂鄭聲特其聲異耳其器則同今之教坊樂乃胡樂此等事又則士歐陽公集古錄載冠

萊公好舞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時其亡已多舉此可見舊見升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為之謂之圭斧今亦無之其

云今之籍妓莫是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樂如何通老問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又問古人舞不回旋

曰既謂之舞安得不回旋某問漢家周舞注云此舞舞曰漕秦之暴古帝王樂盡亡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通

老太學祭孔子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大鐘曰竟未知今之樂是何樂可學子

元興問禮樂射御書數書數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古死諧其聲也老字是假其類也

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時榮論小學書餘見本類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在座
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
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
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明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
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
尚德不尚力之事卓

朱子語類卷第八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這道體儼野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若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人傑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道夫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夫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隱不由也道夫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回

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

思孟子方說得詳細說象山之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

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做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
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在天地百萬物只此
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
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人傑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
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
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
方知其所謂同也個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箇說在這裏時是恁地說
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眉主彼此之執各自不同個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
箇着落貫通泐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

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廣充說體驗說涵
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
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箇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
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
濟事個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
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具得多少木去起
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關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屋須
着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着有十間屋基緣這道理本
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
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亦離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太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與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一裏絲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論偏了文看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醫藥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

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肯盡心學者貪官累遂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肯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闔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罷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去豈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也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

事事須着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文卿云：只先生一
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着如此。曰：不是說要為世法。
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着。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矣。
理合下當然。賀孫

湯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
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心力。如雞抱
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常常惹地抱得成。若把湯去
湯便死了。若抱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
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
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
贊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
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
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

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學問，則
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黃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公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
過外。但道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
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
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秉性與常人一同，
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
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夜同枉過一世。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徃徃有物而不能有其則。
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
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二賢昏了。聖賢
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孝，為臣

極其忠其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論
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
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節
復其性耳可學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此意氣去蓋他入口是直
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其實道理世子
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
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
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皆可為也學者立
志須教勇猛自當更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誤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直箇去做
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識脩身齊家皆非空言只
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
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拾言

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
着意理會公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
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總學使要效聖
人是也謹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
者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雉

須

問人乞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
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於今平易實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
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
其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做去他無
蹉誤也寓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
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智務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想道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也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

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個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此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

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板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

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

是疎技方始有進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升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

不可倚靠師友

不要等待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

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

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

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因康叔臨

生曰如此說得不濟事蓋鄉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別人理會來放自家口裏

孝者須是奈煩奈辛苦方子

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達也

去偽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

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敬仲

今之孝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孝他生知安行底工夫

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

行底資質文蔚

○大抵為事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伯初

先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竟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遂与他人如退產相似耳伏批退自己不願要蓋鄉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孝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從周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德明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至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夫
○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道夫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舡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

佳因其勢而利道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

今日三萬竈龜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

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力行

聖賢一言萬語無非口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播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

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其事倘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其事作意向

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可學

宗果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當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泜舡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膽前顧後便做不成當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學

為學極要求把高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
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更儘行
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
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餉方好用微微
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煨便要將微火養
將去如何得會成格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要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
向只用微火向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
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可學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全出來然後却可以
慢火養之醫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熟安暇豫之可得浮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職

凡做事須看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刃如陽氣發生雖金
石也透過如貫珠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
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
如何做得事不周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至剛如金石無
學者識得箇脉路正便須剛快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無益
因聖酒云未嘗見有衰底取賢者明

學者不立則一齊放倒了非卿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振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究考究若恁地似

做不做如捕風捉影者其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季札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於事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捷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溫恣地理會只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會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可逐此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又三昆此間學者多好高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舊見此間人做婚書亦說天命人論男婚女嫁自是當事蓋有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

逐

常行底事業荷起來如此者只是不為己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南越王黃屋在壽縣聊以自娛爾孝子近世講學未着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振今人為學多只是謾且恁地不曾真實肯做方子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聞德明每論諸家學及已學大指要下學着實方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盡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凌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錄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爾或問為學自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

前人說中乘虛接應要取許多枝葉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
 已聖賢千三萬語儘自多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
 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定
 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它切已思量體察
 就日用常行中着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
 只是說話令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如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
 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望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
 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
 味如不會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讓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
 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
 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
 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
 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爾其難者將

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曰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
 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變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
 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舞跳心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
 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詭玩無有滋味
 只是人不曾字細看君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
 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自有一箇平
 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添將去亦做得却有掣
 肘不中節處亦緣因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
 後世人自學不全耳謀

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
 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入自家這下自無入公之世極
 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
 直是要理會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
 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此物不得以天下

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
不無傳而已。其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二門曰
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真箇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
嚴豪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
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
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
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
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
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
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看它陋巷簞瓢如此又却
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
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
了路頭底亦多歧路有纒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
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

不可只把做箇別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知道
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也

為學須是專一五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底
既知道自家患在不專一向不使專一去道過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關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個
人白睡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振

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得
發得早時不費力分

有資質甚高者一了切了即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質中下
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振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
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是合當做底事

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德明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德明

且於切近處加功并知

著一些急不得方子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對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它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廣一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措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

可去若於此處措又於彼處措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

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初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着旋思索到思來

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士教

卿蓋

見須是見得確定得

須是心廣矣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學者立得根脚闊便好升鄉

須是有頭有尾成箇物事方子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賜

最怕看走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教

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極

貫通是無所不通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其好振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焉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它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

通振

不可涉其流便休方子

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箇土窟子謂水專在是方行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着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可學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可學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此則發肥不能不受病心者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道夫

因論為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開關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廣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顏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方子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關弘毅并卿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德明

只有一箇界分出則便不是廣

義理難者便不是振

體認為病自在即好振

須是玩味方子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文蔚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鹵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

須是與它嚼破便見滋味曾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

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

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

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

從善并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

處理可學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它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其難端家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為知得些子便了盡

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德明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或人性本好不須矯揉教人一用此極害理又有讀書見義理釋書義理不見亦可慮可學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贊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

而自求之適恐資淺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與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

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盡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個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若如此便是刺了一箇字在信見邊自是着不

得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箇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自辛苦如何

得會長久又如集義於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氣生便為窒今日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却是私

意了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須是要打疊得盡方有進從周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備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驥

因說索頰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上昏蔽了都不知廣

朱子語類卷第九計十版

論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知自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閱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聖賢說知便說行太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冰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格致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端蒙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

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自是互相發令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胡泳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換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德明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節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節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道夫
茶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

始也操得一翳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守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人禁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祖道
所謂窮理天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斐孫

千言萬語說得只是許多事大緊在自家操守講究只是自家存得些在這裏便在這裏若放去便是自家放了道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備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日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德明

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才暑晴被日頭暑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工夫日日在這裏回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之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時舉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更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

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居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特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持敬者道便都散不聚在道裏

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此藥來服藥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

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

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藥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淺

易便須深沉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矯濶蓋如此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持持敬

則又為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人才一把捉
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
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
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禮道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
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
便不消言閑邪之意循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二等事不
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
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
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
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已
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
學者契緊是要理會這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

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用與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又
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事指意更傳
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諭知致先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着意不着意如
何會理會得分曉文蔚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
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也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道
涵養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亦雖便
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德明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

踐履曰宅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信賴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本師古以克永世匪說依聞古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重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起它這幾句水滸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義剛錄云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

做識

惡惡臭及到脩身處物已不自覺了到格物處便自無其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一箇無見講學之徒六經說學字高身氣質純潔不將才便都顯下如劉淳之徒六經說學字先傳說方說起來王人來多學厥德脩用覺曰這數句只是地說自脩而曲折不意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其德自脩而曲折不意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當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漑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檢過若不如此被外人慕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温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滿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則讀論

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我一般只是意思別實務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比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嗚呼

論知

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不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
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
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
有時只射得那梁上志在梁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卓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
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文似乎有箇做不好事
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賀孫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文那曾頑然恁地暗
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
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下窮理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

老也其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
會箇得少着它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
取透莫要平青半箇个指都不濟事道夫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不是自家
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裏面賀孫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李杲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
理不能盡得心陽

淳

窮理以虚心靜慮為本回

虚心觀理方子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
看底就着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義關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在法須是打
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五十一

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纏不止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
是便翻了葉孫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
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銘永龍虎皆是我身肉之物非
在外也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并只
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內曹問有
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發見又曰會之於心可以一得
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自是義理車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物會處如何曰不消論總會
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
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有孫

如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
殊知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言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

處然四回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
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然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
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
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
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
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錄

本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
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
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
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然義始畫
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
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宋犀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會呼佛之言無非是至理格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處如此如竹椅相似須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字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此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着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智孫

人看得義理熟時自然好振熱心熱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籠解達

而已矣去偽

今人口畧依稀說過不曾心曉淳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從周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士毅

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壽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賀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語相決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德明

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了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人傑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

便要做一个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
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
却將來掛換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
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
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只守着一些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事都無阻礙
方可從周

大着心骨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方子
理命是道理到眾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看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
底便不好節

今日且將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去窮究土殼
令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
便是見它實理未透道未

理只要理會透徹更不理會文辭恐未達而便欲已也去備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體分上求
廣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為說皆助長之病也道
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間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實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
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義一作之細密若拘
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它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
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祖道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
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

做活計錄

萬理洞開。衆理參會。如欲親至。不可不知。又事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方子

事要知其所以然。指花斛曰。此兩箇花斛。打破一箇。一箇在。若

只恁地。是人知得說得。須知所以破。所以不破者。如何。幾月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

會清。賀孫

這箇物事。道理。作。密分。豪間。便相爭。如不曾下工夫。一時去旋

揣摩它。只是踈闊。真箇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自是膠粘

旋揣摩得。是亦何補。點綴。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

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它欲

以此教人。它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

徒。它豈知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

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賀孫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

之悞。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

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人傑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挾。隘墮於一偏

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十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乃孝者第二事方子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佐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

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着得力謙

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李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

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決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椿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何用藥治病

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喫

只如此而已淳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賀孫

來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子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

深沉方有得從周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討他第二重憫讀書須是看着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

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植文字大節目有理念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

浮不沈着痛快方子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渾物事久久看住二兩麻以至於

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

補把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因果定更去不得方始

片

是從周

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道夫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知有味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與寢食俱廢

乃能驟進因致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字

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此兒小可一

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

如此賈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着聲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

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

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

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薄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滾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畧

畧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時舉

未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果曉道

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倘祥終日謂之從容却

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

却不妨人集

須是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

營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

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變孫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

地等閑看過字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

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任賜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

出若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

賜

擱古伯切
音國批打

看字當如高帆大輪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纒離小港便着淺了齊其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個

讀書看義理須會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纒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習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息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換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個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須大段用着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人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個

讀書須會交徧而周滿其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着首着左看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時奉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無務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

大人一日或看百技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且看十分之一

一見着期限緊着課程導

讀書只逐段逐字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深未識後
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交來讀去假使讀得十遍
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且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
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辨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如
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字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
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辨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
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今意思
出方好

讀書不要貪多向是州郡納稅數萬鈔總作一結忽錯其數更
無推尋處其後有一某官乃立法三二十鈔作一結觀此則
讀書之法可見可學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
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
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它不過
讀書長恁逐段字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
反不會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
料理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道夫

不可都要去如人一日只喫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百飯都
一齊喫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貪
去都要了薄

讀書只着一箇冊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
看彼難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

今人讀書是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全去了
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

得至

其最不要人摘擇者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仔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番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其說讀書果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豈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及後復去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公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為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入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卓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只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漆漆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

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在一片皂布賀孫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重未走了這心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道夫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

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履孫

為人自是為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曾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顯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令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力行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方子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壽昌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通也又曰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佐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

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
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
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
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
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
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若海

着落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
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山谷帖說讀書法甚好注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
見去着若用工麓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
會未到不知有疑兩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
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
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

○

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非便是
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後飲
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讀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
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
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
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
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
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就籠
不安一似借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便
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讀書
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

取孟子論語詩書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
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看如此
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孩此心與這
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備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
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
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着
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
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
得耳備

車一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
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
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

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
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
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
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是以道嘗欲
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
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錄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較作一片方
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教仲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箇兩遍看
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
自家肚裏方好方子

放下書冊都無書之意義在胸中并細

歐公言作文有二處思量枕上路上則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
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

如此齊得其事義剛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看了

看文字於理會得了，處更能看過，尤妙過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

段，不是於那疑慮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

也廣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着力

子細看功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導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

人只是心籠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着落，疑

其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

讀書

讀書果精深也，只是不曾專一子細，伯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坐交

人
看不出，因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

略之意，不可不戒，寶錄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籠心，若曰何必讀書，

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

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

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

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盡心大氣不得廣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

白，遇事接物則頹然而無精神，楊

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葉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

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

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認見

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

累

憲極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講道亦云氣家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

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道夫

讀書着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方子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方子

看文字要便有得

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尚

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其義

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

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義剛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

益揚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有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

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喫若

不愛喫勉強一盞便休冰

書

節

十

十

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一箇一般推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廣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其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史書所讀者止是荀揚老莊列子等書他便將諸書劃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為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此天文地理也曉得此五運六氣也曉得此如素問等書也略理會得又如讀得聖製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此聖製經者乃是諸書節略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成要覓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召召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今天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

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未時人已相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黜在都中因討會在梁師成手裏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冊其整齊師成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當直書院一日傳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裝疊書冊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卓上因大駭急移下去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麼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興衰治亂之端耳贊錄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其曾見大東萊居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觀手

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措書用朱點無點書
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
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
了自後既弄時文少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玩索自見道理
千載而下讀聖人之書只看得他箇影象大槩路册如此苦邊
旁四畔也未易理會得蕭

朱子語類卷第十

學五

讀書法下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
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
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
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讀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
便是接續其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
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
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昏濁之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
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鑿空說元與
他不相似

句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
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
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首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
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更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相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
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臨見無遺

學人讀書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深自分曉只畧
畧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文章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
明鏡暗鏡如何照物伯羽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讀書有箇法只是剗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
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
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安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回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
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
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

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
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相道

學者觀書多是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

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淡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會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寬開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到看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時舉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淳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季札錄云庶幾

心平氣和可以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

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

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

賜。季札錄云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識其善否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又云大率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

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勝終貫通處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其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一作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其處用得又云文字

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震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都錯了又曰虛心切已虛

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舉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溥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喝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有病又如此溥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溥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在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敬仲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入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向着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入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入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大雅

其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

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
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
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賀孫

或問看文字為最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着去看得
一說却又看一說着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
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

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雁去舊聞以求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着從分明處不可尋
從隱僻處去聖賢之書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

人如何曉節
觀書須靜着意寬着意思沈潛反覆將又自會曉得去儒用
放寬心以他說着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已見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
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
無由明耳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持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

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
了如此濟得其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
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
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

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翰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
解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力者只

就注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經畫成却識那人別人識
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與做那人不得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
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會
體認着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
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已體
認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
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是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
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
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
只恁地理會又何益賀孫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之入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
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

又其次則解釋文義維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升卿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孝者有一種
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
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孝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
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履孫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
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
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
譬如拭卓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已
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使
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方子
學者有所聞須便行始得若得一書須便讀便思便行豈可又

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
 只去扶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
 來湊且如逆詐億不信與先竟之辨逆詐是那人未曾詐我
 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
 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竟則分明見得那人已詐我不信我
 如高祖知人善任使亦是分明見其才耳

弘 建 若 若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
 以來新見居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
 淨潔若田地上面纔安一物更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孝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遠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
 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洪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

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
 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
 生言畢竟迫切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
 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
 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
 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廣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却不問其人只以
 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揚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沈潛玩經方
 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何可與

六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道夫
文字不可硬說但當溫尋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迫得太緊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
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為所遮蔽
轉不見矣力行

訟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
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如聽說心
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
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
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
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
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管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汙水然
後清者出焉力行

伯羽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是得讀書
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
蓋熟讀後自有空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友好較果去若先
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
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着疑今却
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
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習孫

講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誦論假無
朋友以之自能自見得若要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
所謂何天之衢耳也蓋要極則通須是苦思之極則通錄云人

爆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一篇讀處多忽忽
開來時自然所為者易所謂何天之備亨是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更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為非又疑其為是當如
何斷之曰不可強斷姑置之可也人殊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已說之可疑試以語難能
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此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
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畧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
讀詩也又嘗見龍龕負之轎中只着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
且云尋常出外轎中着三四冊書看一冊厭又看一冊此是
甚功夫也方

因舍出文字偶失念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
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為寫下覆之無差蓋其心念實
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書非着筆

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方

蕞首 蕞亦灼
蕞切音華
蕞風吹水貌
直鋤加切音茶
水中浮草

心、菩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
是禪馮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最蕞首讀此書云
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
三藐三菩提空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讀經法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經通
熟他書亦易看開相

聖人不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
書契以來史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子孟都只是如此
可謂盡矣只就文字問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
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
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解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正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
陰陽詩有箇邪王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境
崎當

節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
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看一點私意不得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子思又恁地說
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認始得賀壽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
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求
必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
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燕
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

家

不

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

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孝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
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自要
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一來做文章
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
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要底看只認本文語
意亦須得八九箇

更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
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
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更一句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
得更不得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
無統雖平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其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
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儻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一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為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寓

人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揚看經書与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有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個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考皆

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與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口是與否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何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其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智格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人傑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防論以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漢深當知其所以差處不宜一切委之
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睡將去不解得不成又王猶勤而
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
議前輩未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
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
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辯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千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
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同時不理會得孟子以
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亡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
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
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
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

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
便是不誠便無物也翻作注解下

看

要勤

見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者正
文了却着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
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
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它說盡不可動
斷它說便以己意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它說是非只說得
自家底終不濟事又之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
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釋看方
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
食之終無益也又曰其所集注論語全然訓詁管子細者蓋
要人字字與其着意看字字思索到其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高意去看它底莫要才領其大
意不耐煩便休了祖道

名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積熟注中訓釋文意
 事物各義發明經指相穿細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
 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如舉
 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嘗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為於其訓
 話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衣而采傷其肉說與他道公
 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不思無邪二字共成十一字便是
 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
 說沈元用問和靜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以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
 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語
註生觀書示

清

穩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它體本快活若有
 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着着得有差至時此一段終是不釋
 在心頭不要放過故件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
 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
 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
 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
 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詰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兩若句句
 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則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
 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雅

句心方子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嚴緩者有緩急之間
 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自是輕等重方敢寫出吐信

即此境

且尋句內意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看一字如楊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
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渾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節

好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蓋神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如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

雅

亦然今人解書畫圖要作文又如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
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
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故論解經以下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庶易讀
聖經字若固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

各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疏

隨文解義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害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

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

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御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

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它成句次還它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

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

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

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子細既

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
去錯觀其說此訂語不礙有未嘗釋禮不當者

解經若於舊說一向人情它改二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
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為害并御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它
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壽昌

學者輕於著書昆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

所貴者資便便較厲方去道遠而蓋此理醜厚非使便較厲
不克資荷者所能當千真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

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馬能為有馬能為亡之義相貫蓋弘
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深謂義理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

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
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道理別無所有故謂

之德孤觀論

論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它兵法

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論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

心之法廣論

今人讀書不多義理未全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

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既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
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

勺之多遽決之以既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
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

看史書考究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
決以既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馬以看

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既田也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廣論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如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

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

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
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第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祇是讀得舊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
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
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未曾
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
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桃廟可
見祀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
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
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
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
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
朝事常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

編十分之二耳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
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
饒宰相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
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
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趙夫齋云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
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
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美狄姓名
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它姓名却便知得它
是其國人其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
却來看它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
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
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灌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

直是如法有記性人方看得又問致堂嘗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為專為擗說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章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爾曰誠是怕但如周王不分封也無箇出場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節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書曰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更有不可曉處剗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義剛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它已得大槩泥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它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端象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頭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問芝史書記得熟不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它那自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廢事某年有甚廢事總記不起無緣會得泔洽之云正緣是不泔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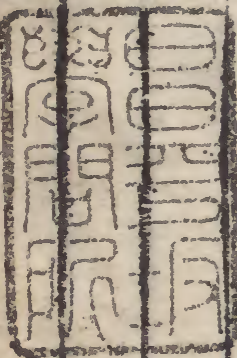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曰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令人只辨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

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門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管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准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透透得精云那裏靜必做得工夫有長其初疑解春秋于心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地

叩錄

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直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義剛



文政三酉

